



古今治平畧卷之三

豫章

朱

健子

強文著

弟朱

徽子

義文訂

武林門人鍾

宏言鳥文校

國計篇

三代國計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
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
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與自神農之世斲木為耜採木

爲未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
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
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後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
民不倦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阻
饑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
近賦入貢裴楙遷有無萬國作又殷周之盛詩書所
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者
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

之本也而莫詳于周官今觀其冢宰所職以九賦歛
財賄卽頒之以九式均節財用而一曰祭祀之式二
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修服之式五曰工
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
式九曰好用之式其致謹于用如此其制國用也必
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與年之
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
仿喪用三年之仿國無九年之蓄日不足無六年之
蓄日急無三年之蓄日國非其國其致豐于儲如此

于是小宰則執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宰夫則掌治法以乘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其致嚴于司財之人又如此當其時井地之法寓軍於農國中無養兵之費鄉遂之租止輸都邑甸內無遠漕之勞諸侯之國各守邊陲京軍無戍邊之役卿大夫之祿取諸邑采公朝無廩官之費而歲時經用獨祭祀賓客田役喪荒飲膳衣服與夫稍秣匪頒賜予玩好數者而已乃凡頒財則大府以式法授之而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豈非以不常獲者所以薄于自奉而有常征者所以厚于禮賓乎四郊之賦以待稍秣邦甸之賦以待主事豈非去王都近者使之輸重而去王都稍遠者即使之輸輕乎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豈非以卑者其其禮之常而以尊者其其禮之隆乎至若喪紀非常有之事而山澤所出者至薄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賜予非常得之恩而職幣所餘者不多故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故凡

古今治平畧
國之貢以待帛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
餘財以其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
貨賄之入出會之其不使少有耗費而妄用致兢兢
于九式之是準焉者抑何也蓋財非天雨鬼輸必取
之民間民之所供有限國之所用無窮苟不于其經
費之際而品節之將情實既開必至泛用無度欲壑
不盈必至苛取無厭財安得而不匱哉夫惟太宰有
式法以均節之而太府以式法頒之司會以式法逆
計之職歲又以式法而會之會職幣又以式法而會

會事則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用有司不敢違式法
而妄供九式之于理財亦可謂有助矣是故宰夫以
式法而掌祭祀之具酒正以式法而授酒財掌皮以
式法頒皮革于百工委人以式法俟薪芻木材不惟
王人不得違式法而妄費而百司庶府亦不得越式
法而妄求私心以式法而碍侈心以式法而消國用
不匱民財不屈而王府之貨賄自沛然而有餘豈非
節財之道乃其所以爲理財之道與自其掌財者言
之則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

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如
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為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
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凡王之好賜。其其貨賄。內府掌
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
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物。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
方使者。其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
予。則共之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
用。凡有法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
客喪紀會同軍旅。其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

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服。不會。是
掌財固非一職。而歛散出入之權。太府實主之。則利
權不分。歛散得宜。而出入得以通知之矣。向使分掌
於諸府。而不專總于一司。則出財者。惟以給辦為能。
用財者。惟以濟事為功。而後之不繼。弗恤也。財如何
而不虧哉。故三府各有所掌。而統之以太府。則三府
不得以行其私。太府雖總其財。而制之以太宰。則太
府亦不得以行其私。是則成周掌財之官。然也。自其
會財者言之。則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

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
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
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
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
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
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
版土地之齒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
入於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一歲則大計

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
畜之數以至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凡稅
歛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
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
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
敘其財用以待邦之移用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
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凡官府都
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凡上之賜與以敘

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法贊逆會職幣掌式法以歛
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
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
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此則成周會
財之官然大抵財之藏于上者不可使其不足而
用于上者不可使其有餘藏而不足則源少易窮經
用將有不給之虞用而有餘則漏多易竭後日將有
弗繼之患故周官理財之道不見于徵取之日而見
于出納之際不見于頒財之令而見于會計之司內

○府○若○可○以○兼○王○府○矣○而○必○分○爲○二○府○者○切○于○一○身○之
用○固○不○可○混○夫○一○國○之○用○也○司○會○若○可○以○通○司○書○矣
而○必○立○爲○二○司○者○掌○財○用○之○會○計○固○不○可○復○汨○之○以
書○契○版○置○也○職○內○若○可○以○攝○職○歲○矣○而○必○分○爲○二○職
者○出○入○之○數○固○不○可○專○責○之○一○人○之○手○也○使○其○兼○攝
而○通○行○之○則○不○惟○不○免○于○姦○欺○而○其○內○外○出○入○交○錯
互○舛○簿○書○會○計○繁○多○委○軋○將○必○有○弊○其○精○神○而○昏○其
思○慮○者○所○疎○漏○寧○可○旣○哉○至○于○相○參○而○互○攷○者○則○內
在○內○反○以○其○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反○以○其○王○及○后

千○于○衣○服○之○用○內○外○互○相○攷○也○職○內○職○入○反○以○每○歲○所○入○而○考○其○出○職○歲○職○出○反○以○每○歲○所○出○而○證○其○所○入○入○出○入○互○相○考○也○不○相○參○則○可○以○專○其○耳○目○必○相○考○則○可○以○防○其○奸○欺○惟○其○然○也○故○財○用○之○出○上○無○所○肆○其○侈○下○無○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財○常○足○于○用○征○歛○常○不○至○于○虐○而○民○無○復○有○受○其○病○者○矣○故○司○書○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于○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

田○夫○家○有○多○而○有○寡○牧○野○蓄○產○有○蕃○而○有○耗○無○不○考○之○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童○而○有○殖○川○澤○之○蒲○葦○魚○鱉○有○盛○而○有○衰○無○不○考○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蓋○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爲○一○體○非○若○後○世○之○判○然○不○相○關○也○然○合○掌○財○之○官○與○會○財○之○官○考○之○太○府○爲○財○官○之○長○僅○有○下○大○夫○二○人○司○會○爲○會○官○之○長○乃○有○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掌○財○何○其○卑○寡○會○財○何○其○尊○且○多○也○蓋○分○職○以○受○貨○賂○之○出○入

六○事○易○持○法○以○校○出○入○之○虛○實○者○其○事○難○以○會○計
之○官○勾○考○掌○財○用○財○之○職○苟○其○權○不○足○以○相○制○而○爲
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將○聽○命○之○不○暇○又○安○敢○校
其○是○非○今○也○以○尊○而○臨○卑○以○多○而○制○寡○則○糾○察○勾○考
之○勢○得○以○行○于○諸○府○之○中○又○况○實○總○于○天○官○而○冢○宰
以○九○式○節○之○以○歲○終○制○之○則○司○會○又○不○得○以○欺○之○也
國○計○安○得○而○不○裕○哉○其○後○周○官○弗○舉○經○用○無○藝○日○相
於○貪○厲○王○之○世○好○殖○貨○利○悅○榮○夷○公○而○用○之○芮○良○夫
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

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
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
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漁○利○而○布○之○上
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林○惕○懼○怨○之
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
極○大○雅○曰○陳○錫○我○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
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
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
諸○侯○不○享○王○流○于○彘○至○于○齊○桓○公○興○任○管○仲○晉○霸

其于是定石民作內政操穀幣謹鹽筴乘其海玉山
高之資以行陰王素賞之計而內則籍于號令機祥
以傾私家之困菲而制其盈虛外則走諸皮幣玩好
以監四方之好惡而射其輕重其言曰事名二正名
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天筴陽也壤筴陰也何謂
正名五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其在色者青黃白
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
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夫味者所
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

也人君失二五者守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
失二五者亡其家謂之國機君通于廣狹之數不以
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軌守其數准平
其流動于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
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
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人君操本民
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于
衢塞其在穀者守之于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
以物動則應之故守四方之高下則國無游賈貴賤

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于君矣嘗問于桓
公曰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應曰方五百里管子
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
也泮龍夏其于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墾齊
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
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
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
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
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

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是故輕軼于賈穀制
蓄者則物軼于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定
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于民
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
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
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
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若此言何謂也管子
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
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

蹠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于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始終身不竭。此謂源究。其國蓄篇曰。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者。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者。是皆以其事業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于上。屯五穀食貨。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于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

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賤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疆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贖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富賞之不齊也且君引鍛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

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鈎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疆本趣耕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使千室

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共○
耒○耜○械○器○鍾○鑲○糧○食○畢○取○贍○于○君○是○人○君○非○發○號○令○
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
子○無○不○服○籍○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
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
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美○不○足○而○御○其○
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
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賤○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
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

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
衝○國○以○百○乘○衝○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衝○處○壤○削○少○
半○萬○乘○衝○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衝○處○託○食○之○君○也○
夫○以○百○乘○衝○處○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大○國○之○君○
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
不○得○卿○大○臣○死○于○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
而○祿○是○壤○地○盡○于○功○賞○而○稅○臧○殫○于○繼○孤○也○是○特○名○
羅○于○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
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

及此日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
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視歲之滿虛
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
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
資也當時惟能明于輕重之數故國以富強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
之君然極其術要不過剝民以奉君猶之割手足以
飽心腹也虧鄰以自益猶之禦貨于市而稱富于室
也去王道大徑庭矣及越王勾踐困于會稽之上乃

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闕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
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
弊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
有餘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
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
國富厚賂戰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
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歎曰計然
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吾欲用之家
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

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
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故善治生
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
貧交疏兄弟焉魏文侯時有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
樂觀時變主之術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
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
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
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
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趣

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
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權變
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
學吾術終不告之矣嗟乎是徒商賈廢著居積之術
雖管夷吾亦羞言之不又去霸術遠哉後乃有荀卿
明王道富國之術其言曰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
有用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
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智愚分勢同而知異行
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如是

則功名無成羣衆未懸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
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
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
無分別爭窮者患也爭老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
分使羣矣強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
以德爲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
之禍矣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
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男女之合夫婦之
好婚姻聘內送迎無禮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

爭色之禍矣故知者爲之分也節用裕民而善藏其
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
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
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
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
之名而且富厚丘山之積矣不知節用裕民則必
有貪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節窮乏之實矣故天子
袞褙衣冕諸侯玄褙衣冕大夫禕冕士皮弁服德必
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

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量地而立國計利而
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
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時藏餘謂之稱數
故自天子通于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輕田
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
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今之世而不
然厚刀布之歛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
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倚挈伺詐權謀
傾覆以相顛倒以靡弊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汗漫暴

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
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故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
掩地表畝刺刈殖穀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
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民不偷是將率之事也高者
不早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是天下之事
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
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墨子
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
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

治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瓞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葦菜百蔬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切而制。卑龍鼉魚鼈鱸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鳧鴈。烟海然後昆蟲。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然則上好攻取功利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不。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蹙。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則主相不知惡也。則六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

足以容廿才夫是之謂至貪迨至于秦始皇并吞天下形便志逸遂收秦半之賦發閭式之戍興萬乘之駕造方之宮南作五山北築長城役民之力如恐不勝民之財如恐不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餽饑女子紡績不足于衣被而後天下始怨秦也夫余之封域非不廣大土地之產非有贏縮然三王用之垂數百年秦用之不及二世者何也蓋昔者三王之盛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不過馳騁弋獵之娛耳目口體之奉至竭天下之貨財以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然則國貧富固可以一言盡矣

兩漢國計

漢世租入則有田園山澤門關市肆之租舟車繙錢
則有筭鹽鐵酒膠則有權郡國供貢與夫均輸平准
之利筭賦更賦之錢其外則又有贖罪賣爵之目其
所以司歛藏輸納之職則少府之所掌以供天子私
奉養○農之所掌以任國之用故田租領于司農
矣而田入于少府陵園入于太常而假民之田則
有稻田使者掌焉池苑之所田者又有水衡掌焉其
所謂賦入最多者曰鹽鐵則始主之于司農最後

又分于水衡矣。若其山海池澤之稅，則主之少府以給供養。海租歸之海丞，少府之屬也。市肆之租，本給供養，不領經費，則少府事也。酎金所供宗廟，常酎之用，而少府省之。其唯租則掌之關都尉贖罪之錢，則與之北軍尉。而司農之職，除田租鹽鐵之外，則舟車緡錢酒權均輸平準口賦筭賦賣爵之類而已。及其支用之目，則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以爲私奉養田租以給軍食，筭賦錢以治庫兵軍馬，而又取口賦養天子之餘以補之。過更錢以給更卒，酎金以供祭祀，關稅以給關市，罰錢以給北軍之用，而鹽鐵舟車緡錢之利與夫郡國租入之類，則供軍興至于軍市租則又或以給士卒，觀此則漢財賦之歛藏調用之目畧可覩矣。初時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鈎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高祖于是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卽

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所便
 輒馳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日百
 金中八十家之產也吾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
 臺為身衣弋絺足履韋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
 無亦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
 不曳地躬行節儉以示敦樸為天下先于是民人樂
 業景帝後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始增
 修矣至武帝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
 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
 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
 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
 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儼而不得聚
 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
 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詘耻辱焉當
 此之時網疎而民富衽以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
 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
 室廬輿服僭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
 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

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里。餘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騷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凌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典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數歲道不通。吏

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徙之。費擬于南夷。又與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于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皆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

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于是大農陳
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議令民
得買爵及贖禁錮減罪又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爵
得至樂卿以顯軍功又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
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于是漢發車二
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
巨萬先時往十餘歲河決灌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
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繫欲
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鄭當時爲渭漕渠
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淮陰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
各數萬人歷二三年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
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率掌者
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
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
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虛郡
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
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

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治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爭而桑弘羊貴幸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旣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謫令代棘上林作昆明池其

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潰戰士頗不得祿又作鹽鐵行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禠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算輜車賈人緡錢皆有差商賈大家皆破不事蓄藏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亦饒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旣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

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
旗幟加其上甚壯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
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
府太僕太農各置農官徃徃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
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
置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久之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
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
使者冠蓋相屬于道護之下巴蜀粟以賑焉明年天
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
行西踰隴卒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于是上北出
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
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
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
入新秦中旣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
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
儲設共具而望幸已而南越反西羗侵邊天子爲山
東不贍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

發三河以西騎擊羗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卜式爲御史大夫

式旣在位言郡國多不便鹽鐵事上不悅嗣連出兵三歲誅羗滅南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縣以爲貲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貶卜式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弘羊請置平準于京

師許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于是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昭帝卽位，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乃僅罷酒醋

而已。後至元帝時，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饑，穀石二百餘，民多餓死。琅琊郡人相食，貢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珉，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宗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厩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珉文金銀之飾。後

世爭爲奢侈，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絳刀，
劍亂于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
其宜。然非自知奢侈，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故時
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
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諸主，金銀器歲各用五萬
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
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
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
所爲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餓而死，死又不葬，爲

大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
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
于天不見邪，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
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
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圃，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
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
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
樂而已也。乃下詔令大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
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

遷禹爲光祿大夫禹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輸免官削爵不得仕宦天子下其議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貨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爲安樂然俗奢

侈不以畜聚爲意宮室苑囿府庫之藏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蓋嘗論之治財有道惟寬而大者爲能知之朝更夕變歲鍛月鍊用力于一時而計功于尺寸者適以敗天下之財而已矣漢武帝商功計利不遺錙銖而大司農每告匱文帝躬行淵默無所規爲而紅腐貫朽波及于後世夫何其工者反拙而無所事事者顧取其效耶蓋楚漢之際天下財力耗矣至于文帝加之以恭儉今讀其紀自耕籍勸農之外殆無可書而治粟內史其姓字

無聞焉。彼其休養生息。至于六七十載之間。列侯有土。公卿大夫有祿。街巷有馬。而閭閻有梁肉。則夫太倉之粟。都內之錢。其所從來遠矣。武帝之治財策。非不至也。患幣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患商賈之重也。而筭舟車。告緡錢。甚至賣爵免罪矣。郡國農官置矣。均輸行矣。鹽酒權矣。其區處調度。纖悉備具。如此宜其財用之益滋也。然忽有水旱之變。徃徃不給。渾邪之降。至不能具三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頗不得祿。何若是廩廩哉。夫天下非小蹙也。土地之所生。人力之所養。宜益倍於曩時。惟其不能清靜無爲。以待其自遂。顧切切焉。惟財用之是營。無惑乎財之不足也。自其兵役之興。轉輸餽餉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幹鹽鐵。置均輸。算商告緡也。而商人困自其立轉送之法。入財補郎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差出馬也。而封君至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造皮幣。省耐金也。而列侯困夫。上自列侯。封君。下至于庶人。皆財之所自出也。使帝知所以養之。則戶口日息。田野日闢。蓄牧益蕃。而貨財益流通。租賦之入。不可勝用矣。何憂

財之不足哉。且其初時以蕭何爲相國而以張蒼爲計相。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爲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鉤攷爲甚分。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于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遷計相也止于一月。其更計相而爲主計也又止于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蒼曹以土倉穀有金曹以主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觀文帝間

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皆以爲不知。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於是會計無法乾沒蔽匿不可勝詰。如中尉脫卒動數萬人樂安隱田幾四百頃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少府陂澤多爲貴戚冒墾是版籍甚不明而口筭田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稅武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以給過使公車索米于長安掖廷出私錢以養宗室郎官出私錢以足財用是劑券甚不明而廩祿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內史假貸租多不入。

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乘傳而行郡國矯賦至六
百○萬○是○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期
也○乘○輿○賜○竭○取○給○大○農○大○農○錢○盡○續○以○少○府○平○陵○工
作○取○諸○水○衡○是○私○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用○甚
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羨○租○之○積○尤○爲○泛
濫○無○統○如○贖○罪○之○錢○儲○于○北○軍○無○名○之○錢○儲○于○內○郡
卒○吏○之○錢○寄○于○州○郡○廩○犧○之○錢○寄○于○馮○翊○軍○市○之○租
委○于○邊○吏○則○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
入○之○司○存○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糴○邊○穀○百○萬○而○虛○數
至○六○十○萬○斛○僦○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甚○者○或○私
僦○賓○客○而○入○多○逋○負○則○其○轉○移○侵○藉○尚○有○未○易○悉○數
者○使○其○叅○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司○書○則○口○筭○田○租
何○至○于○無○定○數○有○頒○財○受○財○如○太○府○則○劑○券○廩○給○何
至○于○無○定○所○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月
成○歲○成○之○攷○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于○無○定○期○有○王
府○外○府○則○經○費○私○用○必○不○至○于○紊○雜○有○職○內○職○幣○則
羨○租○雜○賦○必○不○至○于○渙○散○總○而○言○之○有○會○計○之○權○如
司○會○之○重○則○凡○百○官○吏○將○不○敢○以○容○其○姦○欺○有○均○節

之式如冢室之任則雖好功極欲如武帝亦不得以盡肆其窮黷此漢之財賦所繇不足之故也雖然民田什五稅一宜歸之大司農而諸倉悉在郡國歲漕關東粟給中都不過數十萬石筭賦爲錢百有二十而十月朝獻其入司農者纔六十三而在郡國者尚五十七更之不役者出平價而更卒庸錢悉在州郡又時以假貸貧民是其制猶視天下如一家故財粟之積在在而有忽有水旱之變夷狄盜賊之虞則卽用其民發其粟調其車馬器械是以雖爲災患而不

足爲憂漢之所謂有瓦解而無土崩或以此與王莽末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歛又一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旱蝗相因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民無以自存盜賊蠶起漢兵入莽時帑藏錢帛珠玉甚衆莽愈愛恠所拜將軍九人皆虎爲號人賜錢四千而已于是衆重怨無鬪志遂亡東漢中光武寬仁恭行天討雖復三暉乃旒

而九服蕭條，布乃歸鹽鐵之利于郡國，并水衡之利于少府。出少府之陂澤于司農，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具見錢穀簿，其逋者各別具之。凡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又置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漕穀馬，及得隴平蜀黎民安堵，自此立尚書以參互鈎考之，利源澄白，不相殺亂，防閑密矣。顯宗卽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旣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騫，車如流水。

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自是迄于元興，惠養相仍，壤土日闢，稱富庶之盛焉。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云延光以後，災害屢發，重以羌虜鈔畧，乏興不給。大司農帑藏益匱，而詔爲阿母起第，連里竟街，攻山採石，窮極工巧，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爲費巨億。江京樊豐之徒，賞賜不貲，又招揀貨賄驕，盜渝法造作，無已。僕射陳忠極諫，並不見省。永和建

寧之初西羌入畔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盜賊並起天子至減百官俸貸王矣半租猶不足用光和元年遂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關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歛天下田畷十錢以修宮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傾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十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之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比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于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至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爲導行費又作列肆于後宮使采女販賣帝親著商賈服從

宴飲爲樂常侍呂強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尚方斂諸郡之寶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厩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報有道行之財調廣民貧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書奏不省及至董卓之亂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爲戰地後帝東歸催圯等追敗乘輿于曹陽夜潛度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旣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爲饌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招或不能自反死于墟巷昔人謂東漢書不志食貨今以百官志考之則知光武有見于昆陽之一勝故兵以少而精有監于武帝之奢廣故官以簡而當有懲于新莽之煩碎故賦以薄而贍昆陽以寡敵衆誠知兵在精不在衆明矣是故建武七年隴蜀猶

未平詔罷輕車騎士財官樓船及軍假吏復還民伍
以國有衆軍並多精銳故也天下既定內省諸校止
令城門校尉總南北軍中候總北軍而已外省郡國
都尉及諸試之法止存邊都尉而已郡國有叛羗反
盜則馬援吳漢輩平蕩之邊境有匈奴鮮卑之擾則
王霸祭彤控扼之此皆有監于奢廣之事也夫用兵
既以少而精掌兵既以簡而當宜乎養兵之具不至
于煩且費矣建武六年以往歲旱蝗廩給貧民尋以
屯田糧儲差積復令三十稅一十一年詔核州郡墾

田之數又其後也罷均輸而以鹽鐵稅屬郡國以救
倉粟屬河南尹凡驃騎驍騎虎牙金吾武威等將軍
事已卽罷此皆有懲乎煩碎之政也夫今昔共天下
而中興多事復倍于昔時光武處以節約之制郡縣
十并其三四職官十省其五六爰書十去其八九乃
能優游不迫身享太平而武帝新莽反以奢廣煩碎
肇虛耗亂亡何哉傳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
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是之謂仁義
之兵循是則治反是則亂而已矣第其并禁錢掌之

大農使宮中私用一切皆于司農取之將以絕一己之私制非不善而不知反使後世開邸鬻爵以爲私藏何哉蓋宮掖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而顧使一切取辨于公庭則固有其制而不得爲者此所以後世之君不復能堪自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爲中準而列于內署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大官御者鈎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爲監用閹人以領之于是乎不惟無稽考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至于桓靈遂嘆天子無私財至開西園自爲私藏賣官鬻爵無所不至豈非措置弗審激之使至此耶

三國六朝國計

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
權時稠給于是乃募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
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文帝黃初二年以
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口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
之也及至明帝不恭淫于宮籞百僚編于手役天下
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
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勝言晉武受禪既平孫

皓然後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富韜于戈于府庫破舟船于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未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棟羸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材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玩相輝于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夸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墀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四百萬匹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鷄以給其布衾兩

幅囊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旣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烟火饑人自相啖食愍王西宅餒饑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漣之麩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蠻貊賧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自是兵難屢作蘇駿旣平帑藏空匱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王道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練帛中单于是人士翕然競服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窘乏若此迄

乎孝武太原之末天下無事時和歲豐穀帛殷阜稍
爲給足宋初高祖崇尚節儉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
藏文帝繼以省約不好奢侈故有宋之治號稱元嘉
明帝黷暴任用阮佃夫王道隆等官以賄命王阮之
家富於公家加以軍旅不息府藏空虛內外百官皆
斷祿奉在朝造官者皆市井庸販之人帝又令小黃
門于殿內埋錢爲私藏而奢費過度天下騷然民不
堪命宋氏之業自此衰矣齊高帝卽位身不御精細
之物欲以儉率下移易風俗每日使我臨天下十年

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武帝尤以富國爲先珠玉玩好
傷俗者嚴加禁絕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赴送修
城錢二千宋秦始初軍役大起受官者萬計兵戎幾
急事有未遑自是並不輸送而積逋限不可勝算文
符督切擾亂在所卽位之始卽詔免之百姓悅焉是
時職貢有恒府藏內充鮮人勞役宮室苑囿未足以
傷財稱有齊之良主哉鬱林失道賞賜左右動至百
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
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齊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

帛不可稱計卽位未朞歲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不
逞羣小及至廢黜府庫悉空再傳至于東昏尤爲侈
麗興作宮殿以居潘妃極其絢曜服御珍寶至主庫
舊物不復周用貴市人間寶玉價皆數倍虎珀釧一
隻直百七十萬都下酒租皆折輸金以供雜用猶不
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爲直歛取見
錢洪太樂主衣雜費繇是所在塘瀆悉皆隳廢又訂
出雄雉頭鶴髦白鷺縵百品千條無復窮已親倖小
人因緣爲姦科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爲人輸準取

見直不爲輸送守宰懼威不敢致詰須物之處復重
征取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途少府大官凡諸
市買事皆急速催求相係吏司奔馳遇便虜奪市廛
離散商旅靡依又以闔武堂爲芳樂苑窮奇極麗徹
毀民家墻屋移樹種植雖合抱者亦皆移掘然插葉
繁華取玩俄頃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水立紫閣畫男
女私褻之像于其上初明帝多聚金寶至是金以爲
泥不足周用乃令富室買金而輸並不還直張欣泰
嘗謂舍人裴長穆曰宮殿何事頓爾夫以秦之富起

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矣。答曰：非不悅子之道，顧言不用耳。蓋自永元以後，魏每侵伐，繼以內難，而橫調徵求，皆出百姓銜命之人，皆隨意取捨，不可彈述者矣。梁初，京都州郡各有儲備，自侯景之亂，國用遂褊，京官文武月惟得稟食，多遙帶郡縣，取其祿秩焉。陳高祖雅尚儉素，服御裁令充足，不爲虛費。至于後主，驕荒自甚，稅江稅市，徵取百端，自取覆滅。北魏自道武定，中原大武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獻文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

所以賑益黎庶。至天安皇興間，歲頻大旱，絹匹千錢，淮北告亂，命將往援，青冀懷貳數年，乃拔山東之民，咸勤于征戍，轉運帝深以爲念，遂因民貧富定租輸之等，復罷常賦以外，雜調百姓稍贍。文帝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爲差，已又下均田之制，立三長之法，賦役均平，公私豐贍。至出御府珍寶，服器頒賜臣民，則太和之治，良有足紀。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折天下租調而徵之，民不堪命。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以省其費，爾後寇賊轉衆，諸將

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減內外百官及諸番客廩尚三分之一又增稅市店之錢有差永安之後寇亂愈繁農商失業官有征伐皆權調于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于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孝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芻于平元年遷都于鄴乃于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既乃津濟皆置倉貯自是

之後倉廩充實文宣受禪北興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諸將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創臺殿用度彌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之費用焉嗣屬頻歲不稔米糴踊貴雖開倉賑給無益百姓而當時承武成之奢麗競爲變巧一裘之直至千萬匹鏡臺之值幾乎千金後主嗣位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修文偃武之臺嬪嬙諸苑起玳

瑁樓又于遊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堂以象滄海并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又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貢十焉賦歛日重徭役日煩人力旣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倖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有降中者又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顏之推奏立關市邸店之稅以其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後主大悅于是州縣職

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未幾而國亡焉周初倣依周制創置六官事務釐舉宣帝好自夸飾宮殿窮極奢麗又發山東諸州增役以起洛陽宮隋文登庸始罷其役弛酒坊通鹽池井之利遠近大悅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有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于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旣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更不改作非燕享之事所食不過

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帝用爲傷費大加
譴責後進香復以瓊袋因啓所司以爲後戒焉由是
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于豐
厚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賞自門外夾道列布
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
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已又以宇內無事益寬
徭賦百姓年五十者停其輪庸尋江南復反越公楊
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莫不優渥
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旣藏賦于人又

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畧計
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于是乃更闢左藏
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旣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
于人毋藏于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
減半功調全免已又均田土立義倉災傷有備亦頻
有年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廻易取利以給
公用至是以官司出舉興生惟利是求煩擾百姓一
切禁止而皆給地以營農焉十三年帝命楊素出于
岐州北造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累

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敝顛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宮成帝行幸焉時方暑月而死人相次于道素乃一切焚除之帝頗知其事甚不悅及入新宮遊觀乃喜又謂素爲忠煬帝卽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帝以天下承平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營作大監每月役夫二百萬人新置興洛及廻洛倉又于阜澗營顯仁宮苑圃連接北至新安南乃飛山西至澗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

州名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于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于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絕者千里而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時帝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爲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鳳翥黃龍赤艦樓船篋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騰執青絲攬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

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篋舫舳艦相接二百餘里所
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辨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
死又盛修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
骨角齒牙皮革羽毛可飾器用堪爲斃耗者皆責焉
徵發倉卒朝命夕辨百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禽獸
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是
歲翟雉尾一直十縑白鷺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
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
俘虜數萬士卒深入蒙犯瘴癘餒疾而死者十八九

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
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藩往來相繼所經
州郡疲于送迎糜費以萬萬計明年帝北巡狩又興
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亘千餘里
死者大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
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
年西巡河右西役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
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
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破

之于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屬西奔青海帝駐兵不出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馬驢十八九于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于西域之地置西海郡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抄死亡相續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填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便斬于是馬匹至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

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囚屬疫疾山東猶甚所在皆以徵歛供帳軍旅所資爲務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且暮之間價盈數倍哀刻徵歛取辦一時彊者聚而爲盜弱者自賣爲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貲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

爲四番于遼西柳城營屯往來難苦生業盡罄盜賊
四起道路南絕隴右牧馬盡爲奴賊所掠楊玄感乘
虛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陽郡及玄感平
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
欲多多則爲賊不盡誅後無以示勸乃令裴蘊窮其
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數所在驚駭舉天
下之人十分九爲盜賊皆盜武馬始作長槍攻陷城
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馬少
不充八馱而許爲六馱又不足聽半以驢充在路逃

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懌遇高麗執送
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囚政至京師于開
遠門外磔殺之遂幸太原爲突厥圍于鴈門突厥尋
散遽還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業屯
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物吏皆懼法
莫肯振救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于葉
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擣藁爲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
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
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

乃以絹爲汲綆。燃布以爨。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饑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賑之。百姓方蘓息矣。

唐代國計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貞觀初。太宗銳意恤民事。從節約。英宗至治二年。以國用匱竭。停諸王及皇后歲賜。省臣復奏請節賞賚。以紓民力。上曰。朕思所出。倍于所入。出納之際。卿輩宜慎之。朕當樽節其用。三年。帝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

繼素木綿爲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
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元年
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
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
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
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畧
及其成效如此高宗承之海內乂安太尉長孫無忌
等輔政天下未見失德數引刺史入閣問民疾苦卽
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及中書令李義府待中許敬宗

既用事役費並起永淳以後給用亦不足加以武后
之亂紀綱大壞民不勝其毒玄宗卽位勵精求治開
元之際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三十青齊間斗纔三
錢絹一疋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
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
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絹七百四十萬疋綿
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其後天子浸驕
于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于
是錢穀之臣始事廢刻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

欠折潰損者州縣督選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
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時帝在位多
載妃御承恩者賞賜逾侈不欲頻于左右藏取之王
鏌爲戶口色役使探知帝意歲進額外錢百億萬緡
云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是
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國忠判度支
請令糴變爲輕貨輸之京師後屢奏帑藏充牣古今
罕儔天寶八年帝帥羣臣往觀賜國忠紫衣金魚帝
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時諸貴戚競爲豪奢

進食相尚帝亦侈于佚樂命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
凡一殮水陸珍羞畢備費中人十家之產焉及安祿
山反國忠以爲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
至太原納錢度僧道旬日得百萬緡而已尋潼關失
守帝出次咸陽距宮闕不四十里日中猶未得食僅
有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須臾而盡
猶未能飽又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嗚呼困乏如此
回視向之進食果安在哉然後知古人不求侈靡所
以長有其有而帝之奢怙罔藝遂至不能保其所有

也。自兩京陷沒，民物耗斂，天下蕭然。肅宗卽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于。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于江淮置稅。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市輕貨繇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勲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及兩京平又于關輔諸州納

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于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糶爲糧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請背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軍糧大曆元年以國用急征及青苗地頭等錢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二年分天下

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婚姻歲送馬十萬疋酬以縑帛百餘萬疋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旣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西京資糧百五十餘萬緡而中官魚朝恩方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元載日夜圖之及朝恩誅帝復與載貳君臣

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爲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繩以法頗留意祠禱焚帛玉寫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數至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尚侈麗以自媚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敘者食支數千百人德宗卽位詔罷四方貢獻用宰相崔祐甫計命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

未幾詔減常貢錦千疋服玩數十事又罷榷酒自第
五琦以左藏財貨貯大盈內庫掌以宦豎繇是公賦
悉爲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
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至是楊炎奏曰財賦者
國之大本生民之命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
蠹不集今獨縮于中人出入盈虛之數大臣皆不預
知政之蠹弊莫甚于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
川量數輸入帝卽日下詔俾財賦皆歸左藏時炎以
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尋以生日詔四方貢獻皆

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二萬疋上悉歸之度支以
代租賦帝之初政清明若此天下望太平之治焉時
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資皆取辦
于劉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
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
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
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辨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
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其檢簿書出納錢穀事
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

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晏
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
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雨雪豐歉之狀以告
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
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
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旣奏
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繇是戶口蕃息
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一百萬其季年乃三
百餘萬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

萬緡及楊炎變立兩稅法歲歛錢二十五餘萬緡米
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
萬斛以供京師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用悅等叛用益
不給而借商茶筭之令出然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
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界糧每軍以臺
省官一人爲糧料使主供億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
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輒逾境而屯及涇原
兵反倉卒出幸奉天帝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
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上疏諫曰作法於涼其弊

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歛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歛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啟。瘡痛呻吟之聲。喫咻未息。忠

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負珍。遽私別庫。萬日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是知昨俗昏鄙。昧于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捍寇徒。內防危堞。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其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謹方與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然。能無怨咨。誠能近想重圍之

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
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
懷與衆同欲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
卒慕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改過之誠孰不歸
德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舉一
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疏奏卽去其榜先時儲
蓄空窘帝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給致
剔親王帶金而鬻之及朱泚既平於是帝屬意聚歛
常賦之外進奉不息而劍南節度使韋臯有日進江

西觀察使李蕪有月進自是節度使王緯李錡等皆
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
貞元四年李泌爲相帝嘗謂之曰每歲諸道貢獻直
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
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
願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則降敕折稅不使
姦吏因緣肆爲誅剝則上供裕矣從之及元友直運
淮南錢帛三十萬至泌令悉輸之大盈庫然帝猶數
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

言當是時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
矯密旨加歛謫官吏刻祿廩增稅通津及蔬果凡代
易進奉取於稅八十獻二三無敢問者常州刺史裴
肅鬻薪炭案紙爲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
自肅始也劉贇卒於宣州其判官嚴綬領軍府爲奉
進召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自裴延齡
用事益爲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初素不善
財計既領度支乃廣鉤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
幸因建白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

舍以檢盈虛於是以下宿負八萬緡析爲負庫抽
貫三百萬緡爲贖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
山以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
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
其簿最吏員以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俄以戶部侍
郎爲真京兆積歲和帝不得直尹李充請之官延齡
誣其妄反令還輪號曰底折錢嘗請歛財以實之帝
曰安得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
務殷官且有缺者比兵興戶不半在今一官治數司

足矣。請後官闕不卽補收其稟以實帑簿。它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詛。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充君之庖。陛下奉宗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予，四夷用十一爲有羸。陛下所御饗餼簡儉，以所餘爲百官稟料。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爲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尙不乏。况一棟哉？帝

頷口人未嘗爲朕言之。是時陸贄爲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爲排姍，愈益厚延齡贄。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旬獲乾隱二千萬緡，請舍別庫爲羨餘，供天子私費。故上之典作廣宣索多。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獻，逮捕匠徒迫脅使就號曰：敕索弗讎其直名曰和顧弗與之庸。又度支出納與大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見物月計符。按覆覈有御史以監董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乃言：搢糞上得銀十三萬兩，它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

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敕。太府卿常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爲治。此乃侵削兆民爲天子取怨於下。又引建中橫歛多積。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卒斥逐贊等。朝庭震恐。延齡資苛刻。又劫於利。專剥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故時人側目。及延齡死。而人相賀。嗚呼。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後世多愆之君。聚斂之臣。苛征橫歛。民力不堪。而無所從出。於是外則擅爾常賦。

以爲進奉。內則妄指見存。以爲羨餘。直不過上下之間。自相欺蔽耳。德宗借軍興用度不足之名。而行間架陌錢諸色。無藝之征。歛乃復不。能稍豐涇原軍士之廩餉。以致奉天之難。至委其。以遺朱泚。泚平而府庫尚盈。人皆追怨橫歛。而帝方懲奉天儲蓄空窘。益務聚蓄。不知所以致難之由。非因乏財。蓋知聚而不知散。乃怨府也。憲宗初。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既平。訾藏皆入內庫。山南河東兩節度進獻甚厚。翰林學士李絳常諫。

日方鎮進獻因緣爲奸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沒烽侯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耻不忍重斂於人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及討淮西判度支揚於陵坐饋餉不繼貶以司農卿皇甫鏞代之鏞哀會嚴亟以辨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同平章事猶領度支鏞以吏道進旣由聚斂旬剝爲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而帝以天下畧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鏞與程异知帝意故數

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爲奧援故帝排衆論決任之鏞乃益以巧媚自固建捐內外官廩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鏞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綵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鏞指所著鞞曰此內庫所出牢韌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由是競爲刻剝而司農卿王遂京兆尹李翊號能聚斂乃以爲宜歛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辨財賦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

病虛實乃以副使程昇巡江淮覈州府上供錢穀昇
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爲鹽鐵使
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
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
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
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卽位一切罷之然自在藩邸時
習見用兵之弊以爲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卽位自
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而幽州兵囚張弘靖
鎮州殺田弘正兩鎮用兵置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

五萬不能抗兩鎮萬餘之衆饋運不給帛粟未至
而諸軍或強奪於道自會昌末置脩邊庫收度支戶
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
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
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宗
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
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
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麪槐葉爲藿乾符初大
水山東饑中官田令孜爲神策中軍怙權用事督賦

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
鳳翔爲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下食
粥六宮及宗室多饑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亾嘗歷
攷唐一代財貨損益盈虛而切有疑焉方唐之初其
取於民者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自
正觀至開元未嘗有所更變也天寶以後供億不常
漸隳經制肅宗始用第五琦榷鹽劉晏繼之其初鹽
利四十萬緡至季年則六百餘萬矣德宗始用趙贊
榷茶張滂繼之茶稅歲以四十萬緡至其後則增倍

矣楊炎始取軍興以來非法賦歛如急備如供軍如
折估如宣索之類皆合之以兩稅陸贄以爲兩稅新
法竭耗編昨日月滋甚則賦歛之重至兩稅極矣而
猶以爲不足如借商錢如稅間架如筭除陌如日進
月進方且源源不已何開元以前取之少而不至於
乏用天寶以後取之加多而益以不足也切求其所
以制兵者而得其說焉蓋唐因隋制立府兵之法有
事則出而爲兵無事則隱之於農則有爲兵之利而
無宿兵之害此其所以取之少而用之不乏也自明

皇以府兵耗散用張說議變府兵爲彍騎朝廷有禁
兵藩鎮有衙兵兵農於是乎判故雖安平之時而不
免饋餉之費此其收之多而用常不足也抑常合漢
唐而論之漢之法比於三代爲重當時有所謂卒更
踐更過更又有筭賦獻賦取於民者非一疑若甚苛
而民不告病者惟於農甚優而田稅則甚輕如高帝
十五稅一孝惠復行之文帝今年賜田租之半明年
又除民田租至景帝則又三十稅一其待農者旣厚
故其他賦雖重亦無害也武帝悉意改作費用百出

桑洪羊孔僅謀利紛然至於海內虛耗然輪臺之詔
一下而民有息肩之意者蓋當時取民之法固爲甚
苛而漢家二十稅一之法猶存而不改雖商賈重困
於農則無加損觀西域傳曰當時有司亦請益民賦
三十以助邊用而帝不從至於唐租庸調亦良法也
奈何德宗從楊炎之請遂變爲兩稅使其他雜賦有
出於商賈漆林之征者亦併取給於田是雖曰省賦
而農民之蠹亦甚矣此終唐之世民無聊生而亂亡
隨之也

蘇頲濱曰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
中睿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
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
政債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爲叛國將以求治則
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
以失之者一道也齊威公用管仲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爲五伯首及管仲死用堅刀易牙身死
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以上
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
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
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旣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
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
若合符節昔太宗旣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
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
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
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
御史權萬紀嘗言宜饒部中鑿山冶銀歲可取
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之忠言嘉

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爲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林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垪、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群。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後雖以義罷去，而

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歿，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斂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异、皇甫鎛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畧平，亦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异、鎛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遂去，而异、鎛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

聚歛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
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疆。宦官之橫。
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
忍無幾耳。而福至於不可勝。盡。玄憲之淫佚。所
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
悟。覆車相尋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